

宋

史

百  
二  
三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八

宋史四百三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權輿國畫事前畫景丞相權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長脫等奉

勅修

文苑一

宋白

梁周翰

朱昂

趙隣幾

何承裕附

鄭起

郭昱馬應

和峴

弟蒙附

馮吉

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即其一時之好尚而一代之規撫可以豫知矣藝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學之名作其即位彌文日增自時厥後子孫相承上之

為人君者無不興學下之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  
錄無不擢科海內文士彬彬輩出焉國初楊億劉筠  
猶襲唐人聲律之體柳開穆脩志欲變古而力弗逮  
廬陵歐陽脩出以古文倡臨川王安石眉山蘇軾南  
豐曾鞏起而和之宋文日趨於古矣南渡文氣不及  
東都豈不足以觀世變歟作文苑傳

宋白字太素大名人年十三善屬文多游鄆杜間嘗  
館于張瓊家瓊武人賞白有才遇之甚厚白豪俊尚  
氣節重交友在詞場名稱甚著建隆二年實儀典貢  
部擢進士甲科乾德初獻文百軸試拔萃高等解褐

授著作佐郎廷賜襲衣犀帶蜀平授玉津縣令開寶  
中閩丕王洞交薦其才宜預朝列白以親老祈外任  
連知蒲城衛南二縣太宗潛藩時白嘗贄文有襲衣  
之賜及即位擢為左拾遺權知兗州歲餘召還泰山  
有唐玄宗刺銘白摹本以獻且述承平東人望幸之  
意預脩太祖實錄俄直史館判吏部南曹從征太原  
判行在御史臺劉繼元降翌日奏平晉頌太宗夜召  
至行宮褒慰且曰俟還京師當以璽書授職白謝于  
幄中尋拜中書舍人賜金紫太平興國五年與程羽  
同知貢舉俄充史館脩撰判館事八年復典貢部改

集賢殿直學士判院事未幾召入翰林為學士雍熙  
中召白與李昉集諸文士纂文苑英華一千卷端拱  
初加禮部侍郎又知貢舉白凡三掌貢士頗致譏議  
然所得士如蘇易簡王禹偁胡宿李宗諤輩皆其人  
也是時命復舊制專委有司白所取二十八人罷退  
既眾群議囂然大宗遽召已黜者臨軒覆試連放馬  
國祥葉齊等八百餘人馬白嘗過何承矩家方陳倡  
優飲宴有進士趙慶者素無行檢游承矩之門因潛  
出拜白求為薦名及掌貢部慶遂獲薦人多指以為  
辭又女弟適王沔淳化二年沔罷參知政事時寇準

方詆訐求進故汚被出復言白家用黃金器蓋舉人所賂其實白嘗奉詔撰錢惟濬碑得塗金器爾張去華者白同年生也坐尼安道事貶白素與去華厚善遂出為保大軍節度行軍司馬踰年抗疏自陳有來日苦少去日苦多之語太宗覽而憫之召還為衛尉卿俄復拜為禮部侍郎脩國史至道初為翰林學士承旨二年遷戶部侍郎俄兼秘書監真宗即位改吏部侍郎判昭文館先是白獻擬陸贄榜子集上察其意欲求任用遂命知開封府以試之既而白倦於聽斷求罷任咸平四年擢王欽若馮拯陳堯叟入掌機

要以白宿舊拜禮部尚書白學問宏博屬文敏贍然  
辭意放蕩少法度在內署久頗厭番直草辭踈略多  
不愜旨景德二年與梁周翰俱罷拜刑部尚書集賢  
院學士判院事舊三館學士止五日內殿起居會錢  
易上言悉令赴外朝白羸老步梗就班足跌未幾抗  
表引年上以舊臣眷顧未允再上表辭乃以兵部尚  
書致仕因就宰臣訪問其資產虞其匱乏時白繼母  
尚無恙上東封白肩輿辭於北苑召對久之進吏部  
尚書賜帛五十匹大中祥符三年丁內艱五年正月  
卒年七十七贈左僕射錄其孫懿孫為將作監主簿

孝孫試秘書省校書郎從子唐臣試正字白善談詭  
不拘小節贍濟親族撫卹孤藐世稱其雍睦聚書數  
萬卷圖畫亦多奇古者嘗類故事千餘門號建章集  
唐賢編集遺落者白多續綴之後進之有文藝者必  
極意稱獎時彥多宗之如胡旦田錫皆出其門下陳  
彭年舉進士輕俊喜嘲謗白惡其為人黜落之彭年  
憾焉後居近侍為貢舉條制多所闢防蓋為白設也  
會有司謚白為文憲內出密奏言白素無檢操遂改  
文安有集百卷子憲臣國子博士得臣賜進士及第  
至太常丞良臣為太子中舍忠臣殿中丞



虞城主簿辭疾不赴宰相范質王溥以其聞人不當  
佐外邑改開封府戶曹叅軍宋初質溥仍為相引為  
秘書郎直史館時左拾遺知制誥高錫上封議武成  
王廟配享七十二賢內王僧辯以不令終恐非全德  
尋詔吏部尚書張昭工部尚書竇儀與錫重銓定功  
業終始無瑕者方得預焉周翰上言曰臣聞天地以  
來覆載之內聖賢交駕古今同流校其顛末鮮克具  
美周公聖人也佐武王定天下輔成王致治平盛德

大勲蟠天極地外則淮夷構難內則管蔡流言寔尾  
跋胡垂至顛頓偃禾仆木僅得辨明此可謂之盡美  
哉臣以為非也孔子聖人也刪詩書定禮樂祖述堯  
舜憲章文武卒以棲遲去魯奔走厄陳雖試用於定  
哀曾不容於季孟又嘗履盜跖之虎尾聞南子之佩  
聲遠辱慎名未見其可此又可謂其盡善者哉臣以  
為非也自餘區區後賢瑣瑣立事比於二聖曾何足  
云而欲責其磨涅不渝始卒如一者臣竊以為難其  
人矣昉自唐室崇祀太公原其用意蓋以天下雖大  
不可去兵域中有爭未能無戰資其佑民之道立乎

為武之宗覲張國威遂進王號貞元之際祀典益脩  
因以歷代武臣陪饗廟貌如文宣釋奠之制有弟子  
列侍之儀事雖不經義足垂勸况於曩日不乏通賢  
疑難討論亦云折中今若求其考類別立否臧以羔  
袖之小疵忘狐裘之大善恐其所選僅有可存只如  
樂毅廉頗皆奔亡而為虜韓信彭越悉薶醢而受誅  
白起則錫劔杜郵伍員則浮尸江涖左車亦僨軍之  
將孫臏實刑餘之人穰苴則僨卒齊庭吳起則非命  
楚國周勃稱重有置甲尚方之疑陳平善謀蒙受金  
諸將之謗亞夫則死於獄吏鄧艾則追於檻車李廣

後期而自剄實嬰樹黨而喪身鄧禹敗於回溪終身  
無董戎之寄馬援死於蠻徼還尸闕遣奠之儀其餘  
諸葛亮之傳事偏方之主王景略之輩佐閏位之君  
關羽則為仇國所禽張飛則遭帳下所害凡此名將  
悉皆人雄苟欲指瑕誰當無累或從澄汰盡可棄捐  
况其功業穹隆名稱烜赫樵夫牧稚咸所聞知列將  
通侯竊所思慕若一旦除去神位擯出祠庭吹毛求  
異代之疵投袂忿古人之惡必使時情頓惑竊議交  
興景行高山更奚瞻於往躅英魂烈魄將有恨於明  
時况伏陛下方厲軍威將遏亂略講求兵法締構武

祠蓋所以勸激戎臣資假陰助忽使長廊虛邈僅有  
可圖之形中殿前空不見配食之坐似非允當臣竊  
惑焉深惟事實得中用資體要若今之可以議古恐  
來者亦能非今願納臣微忠特追明敕乞下此疏廷  
議其長不報乾德中獻擬制二十編擢為右拾遺會  
脩大內上五鳳樓賦人多傳誦之五代以來文體卑  
弱周翰與高錫柳開范杲習尚淳古齊名友善當時  
有高梁柳范之稱初太祖嘗識彥溫於軍中石守信  
亦與彥溫舊故一日太祖語守信將用周翰掌誥守  
信微露其言周翰遽上表謝太祖怒遂寢其命歷通

判綿眉二州在眉州坐杖人至死奪二官起授太子  
左贊善大夫開寶三年遷右拾遺監綾錦院改左補  
闕兼知大理正事會將郊祀因上疏曰陛下再郊上  
帝必覃赦宥臣以天下至大其中有慶澤所未及節  
文所未該者所宜推而廣之方今賦稅所入至多加  
以科變之物名品非一調發供輸不無重困且西蜀  
淮南荆潭廣桂之地皆以為王土陛下誠能以三方  
所得之利減諸道租賦之入則庶乎均德澤而寬民  
力矣俄坐杖錦工過差為其所訴太祖甚怒責之曰  
爾豈不知人之膚血與己無異何乃遽為酷罰將杖

之周翰自言臣負天下才名不當如是太祖乃解止授左司農寺丞逾年為太子中允太平興國中知蘇州周翰善音律喜捕博惟以飲戲為務州有伶官錢氏家數百人日令百人供妓每出必以殺具自隨郡務不治以本官分司西京踰月授左贊善大夫仍分司俄除楚州團練副使雍熙中宰相李昉以其名聞召為右補闕賜緋魚使江淮提點茶鹽周翰以辭學為流輩所許頻歷外任不樂吏事會翰林學士宋白等列奏其有史才遭回下位遂命無史館脩撰會太宗親試貢士周翰為考官面賜金紫因語宰相稱其

有文尋遷起居舍人五年張佖建議復置左右史之職乃命周翰與李宗諤分領之周翰兼起居郎因上言自今崇德長春殿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望依舊中書脩為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機密亦令本院編纂每至月終送史館自餘百司凡干對拜除改沿革制置之事悉條報本院以備編錄仍令郎與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別為起居注每月先進御後降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自周翰等始也周翰蚤有時譽又擯廢及被除擢尤洽時論會考課京朝官有敢隱前犯者皆除名為民周翰被譴尤多所



上有司偶遺一事當免判館楊徽之率三館學士詣相府以為周翰非故有規避其實所犯頻繁不能悉記於是止罰金百斤先是趙安易建議於西川鑄大鐵錢以一當十周翰上言古者貨幣錢三者無用若錢少於貨幣即鑄大錢或當百或當五十蓋欲廣其錢而足用爾今不若使蜀民貿易者凡鐵錢一止作一錢用官中市物即以兩錢當一又西川患在少鹽請於益州置權院入物交易則公私通濟矣至道中遷工部郎中真宗在儲宮知其名徵之時為左庶子因令取其所為文章周翰悉纂以獻上答以書及即